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香港文學研究專輯

劉以鬯的《天堂與地獄》

袁良駿 北京文評作家

劉以鬯，原名劉同繹，字昌年，祖籍浙江鎮海，一九一八年生於上海，一九四一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。抗戰期間先後編輯《國民公報》和《掃蕩報》，戰後回上海創辦懷正文化社，一九四八年冬抵港，先後編輯《西點》雜誌及《香港時報》、《星島周報》等。為了謀生，劉氏抵港後也曾寫了不少「媚俗」的「流行小說」，即他自己所說「娛樂別人」的「行貨」。然而，他畢竟是一位有自己的崇高藝術追求的小說家，他並不欲「著書皆為稻粱謀」。在「娛樂別人」之前，他還要「娛樂自己」；在痛苦地炮製「行貨」的同時，他還在認真地寫作「純文藝」。《天堂與地獄》便是他抵港二、三年間「行貨」之前重要的「文藝」小說作品。這些作品表明，早在五十年代初，劉以鬯便在短篇小說的形式與技巧方面進行了認真的創新與實驗，從那時起，他便是一位創新派的小說家。

收入小說集的二十三篇小說藝術水準並不十分均衡，拔尖之作與平平之作的差距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## 香港文學研究專輯



年逾八十的劉以鬯。

並不難發現。不過，讓讀者感到欣慰的是，即使是平平之作，它也總是留有某些回味的餘地。從題材和內容上說，二十三篇中只有一篇《天堂與地獄》寫到了一個有錢的「大胖子」，其他二十二篇寫的都是香港下層人民。作家滿含着熱淚，筆下充滿了悲憫。《靜靜的霧夜》寫了一個「盜亦有道」的故事，主人公「獨眼龍」為了給兒子治病，攔路行劫。但當被劫者哭訴兒子病危要拿錢去給他治病時，獨眼龍二話沒說便將錢還給他，把他放走了。然而，他自己的兒子卻不治而死，他本人也遭到了警察的追捕而被擊斃了。小說當然不是同情「劫匪」，獨眼龍只是窮極無奈，鋌而走險，只能算是一念之差。因此，他們父子之死，就不僅是一般的家庭悲劇，而且飽含着社會悲劇的味道了。同樣的悲劇還可以舉出《一夜難忘》和《賣淫婦》。「我」買了舞女去開房，乘坐的的士司機卻恰好是這個舞女的丈夫。盡管舞女百般遮掩躲避「我」的親暱，但她的丈夫還是一目了然地目睹了一切。痛苦慌亂中，車子撞牆了，他也撞死了。究竟他是有意自殺還是無意失手？這已經無關乎問題的實質。總之，一樁不應發生的人生悲劇、家庭悲劇、社會悲劇發生了。從故事的曲折和內容的含蘊，小說《賣淫婦》又

並不難發現。不過，讓讀者感到欣慰的是，即使是平平之作，它也總是留有某些回味的餘地。從題材和內容上說，二十三篇中只有一篇《天堂與地獄》寫到了一個有錢的「大胖子」，其他二十二篇寫的都是香港下層人民。作家滿含着熱淚，筆下充滿了悲憫。《靜靜的霧夜》寫了一個「盜亦有道」的故事，主人公「獨眼龍」為了給兒子治病，攔路行劫。但當被劫者哭訴兒子病危要拿錢去給他治病時，獨眼龍二話沒說便將錢還給他，把他放走了。然而，他自己的兒子卻不治而死，他本人也遭到了警察的追捕而被擊斃了。小說當然不是同情「劫匪」，獨眼龍只是窮極無奈，鋌而走險，只能算是一念之差。因此，他們父子之死，就不僅是一般的家庭悲劇，而且飽含着社會悲劇的味道了。同樣的悲劇還可以舉出《一夜難忘》和《賣淫婦》。「我」買了舞女去開房，乘坐的的士司機卻恰好是這個舞女的丈夫。盡管舞女百般遮掩躲避「我」的親暱，但她的丈夫還是一目了然地目睹了一切。痛苦慌亂中，車子撞牆了，他也撞死了。究竟他是有意自殺還是無意失手？這已經無關乎問題的實質。總之，一樁不應發生的人生悲劇、家庭悲劇、社會悲劇發生了。從故事的曲折和內容的含蘊，小說《賣淫婦》又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## 香港文學研究專輯

超過了《靜靜的霧夜》和《一夜難忘》。小說女主角黃麗芳是一名妓女，她已是肺病第三期，咯血不止，奄奄一息。其夫沈覺明電話請了梁醫生，便趕緊冒雨去當鋪當一點破衣爛裳。但當鋪不開，沈走投無路之際，見面前來了一位行人，便陡生邪念，用鐵雨傘一下子打「死」了行人，搶了他的皮包，便跑回家了。剛到家，便有人敲門，開門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被自己用鐵傘打「死」的那一位。原來他未死，只是昏了過去。醒過來後，便又匆匆趕來出診了——他就是沈覺明電話請的梁醫生，沈搶的也正是他的出診藥包。小說寫到這裡，多少有點節外生枝，沈覺明似乎便由一個值得同情的人物變成了一個令人討厭的角色；而梁醫生在小說中的地位似乎也不適當地大大增加了。然而，人性極其複雜，獨眼龍可以鋌而走險，為什麼沈覺明便一定不會呢？何況，他根本不知道他傘下作鬼的正是梁醫生呢？而梁醫生打而不死仍復出診的精神確實很高尚，也很難找，但也並非是不可能的。這樣的好醫生，對於病人膏肓的黃麗芳又有什麼用呢？這不正好凸顯了這對夫婦災難的深重嗎？在悲劇的演進中，穿插以某些並非喧賓奪主的戲劇情節或色彩，往往不是削弱而是更加加重了悲劇意義。這在古今中外皆不乏成功例證。對《賣淫婦》也應該作如是觀。

和《賣淫婦》恰成對照，《夕陽》寫的是一個正在走紅的紅舞女。這位舞女已經有點得意忘形。對自己的僕婦老四頓指氣使起來。為了提醒這位忘乎所以的小姐妹，老四便給她講了一個以前的紅舞女唐璐影後來淪為女僕的淒慘故事。聽來聽去，原來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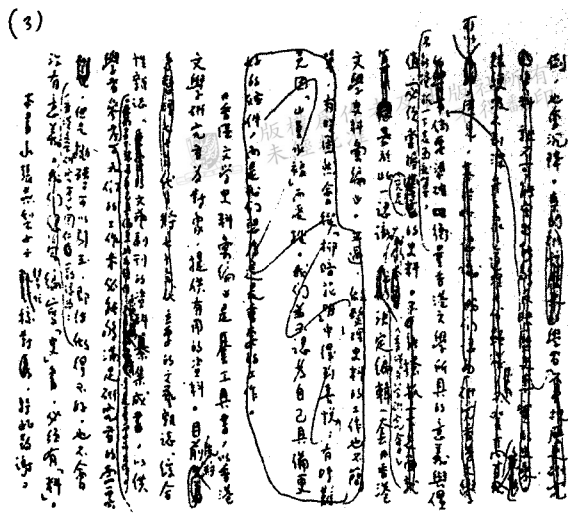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### 香港文學研究專輯

唐璐影就是她自己。在四、五十年代的香港，劉以鬯筆下的這種社會、人生悲劇可謂俯拾即是。然而，並不是任何一位作家都願意和敢於正視這種悲劇。劉以鬯正視這種悲劇，描寫這種悲劇，正說明他是一位人道主義作家，也保證了他的藝術探索和創新不致走歪了方向。

正是植根於此，《天堂與地獄》中的一些真正的喜劇也不致流於戲謔甚至惡作劇。就以作為書名的《天堂與地獄》來說，小說寫了一個極寓諷刺意味的「連環套」：胖太太養了一個面首小白臉，給了他三千元。小白臉又養了一個狐狸精媚媚，三千元給了她。狐狸精釣了一個大胖子，三千元又給了他。而這位大胖子，卻正是那位胖太太的丈夫。胖太太給丈夫要錢，大胖子又將這三千元給了她。轉

來轉去，物歸原主。但在這個過程

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## 香港文學研究專輯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中，小說中的任何一位便都受到了諷刺，尤其那對胖夫婦。很難說這對男女有什麼大奸大惡，但通過這三千元卻足以看出他們的虛偽與醜陋。僅僅這個三千元的「連環套」，已經足可以看出這篇喜劇作品的思想內涵。為了更加強這個內涵，作家又給這個「連環套」披上了寓言的外衣。所有這個「連環套」的一切詭秘，都是一隻蒼蠅發見的。面對着「天堂」裡這些道貌岸然、衣冠楚楚的人物，「地獄」中的蒼蠅不能不發出這樣的感慨：我覺得這「天堂」裡的人，外表乾淨，心裡比垃圾還醜陋。我寧願回到垃圾桶去過「地獄」裡的日子。

這個「天堂」，實在醜得連蒼蠅都不願意多留一刻的！

情節不如《天堂與地獄》複雜，但構思同樣精巧的是《野花》和《四脫舞》。

《野花》諷刺了一個貪心的銀行小職員，他貪污一萬元，欲偕舞女私奔澳門結婚。但不曾想舞女堅決不要他這種貪污犯。婚結不成事小，看守自盜、携款逃跑罪名如果成立，這位先生的前景便不妙了。《四脫舞》也是一篇頗為開心的諷刺小品。爸爸對兒子實行「家訓」，不讓他去看《四脫舞》。但他自己卻去看了，沒能以身作则。但兒子又何嘗聽話？爸爸走後，他給媽媽要了錢，偷偷地也去看了。脫衣舞罷，電燈一亮，父子就坐在一起，何等尷尬？

總地來看，各篇小說構思皆頗精心，往往有出人意料又在人意中處。作家這種藝術的努力和追求，不僅在當時，即使在今天，也屬難能可貴。但是，也不能不看到，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## 香港文學研究專輯

個別篇也流露出了失之怪誕或形式主義的苗頭。《夢遊的愛情》中口技家之死究竟何因？《花魂》是則鬼故事，但諷刺誰？《珊瑚和工頭春林的戀愛》寫得十分扣人心弦，但工頭春林原來是一位女性，難免有故弄玄虛之嫌。《馬場奇遇》，男馬迷贏的都是「女俠士」的施捨，也顯得不真實。《爸爸與媽媽》寫奶媽及其女兒窺見了主人太太與車夫通姦的秘密，窺見而已，意思不大。特別那篇《艷遇》，「遇」的竟是一位麻風病人，讀來頗煞風景。

《天堂與地獄》是劉以鬯的第一本小說集，在他的整個創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義。第一，貫穿全書的人道主義精神，也一直貫穿於他此後的所有創作中。第二，小說在藝術上精益求精的創作精神，在他以後的創作中也得到了發揚光大。第三，小說集中的某些篇，可以說是香港小說史上最早的「實驗小說」，也可說是香港現代派崛起的先奏。從《天堂與地獄》到六十年代的《酒徒》，可以找到一條鮮明的發展軌迹。第四，小說集中有一篇《新玉堂春》，是京劇《蘇三起解》戲劇故事的新編，它也直接開展了作家此後同類題材故事新編的創作。不必諱言，小說集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和弱點，在他此後的創作中也有某種程度的表現。但全面權衡，不能不說《天堂與地獄》是五十年代初香港小說創作的一部力作，為香港小說乃至整個中國當代小說增添了光彩，也是作家漫漫創作長途的良好開端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